画坛掇英·江云祥

个人简介



江云祥

1957 年 2 月生于江苏宜兴，自幼酷爱书画，曾研习于中国艺术研究院。现为中国画院画家。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书画研究院艺术研究员。2014 年被中国美术总评榜评为中国十大年度艺术家。2018 年 4 月被评选为加拿大“华人精英”。



江云祥《花鸟四屏》之一　纸本水墨　136cm×35cm　2026 年



江云祥《花鸟四屏》之二　纸本水墨　136cm×35cm　2026 年



江云祥《花鸟四屏》之三　纸本水墨　136cm×35cm　2026 年



江云祥《花鸟四屏》之四　纸本水墨　136cm×35cm　2026 年

从陶都泥土长出的笔墨观

——江云祥与笑阳对谈实录

○石越

丙午初冬的陶都宜兴，早晨八点刚过，江云祥画室窗帘拉开一半，光落在南墙一排水墨新作上——花鸟、人物、山水边界模糊，墨色淋漓，几张连款都不落，只盖一方小印。江云祥戴棕色鸭舌帽，一身黑衣，长发花白；笑阳穿灰色外套，进门就站到画前，抬手比量一只鸟的尺寸。两人都是宜兴人，一个 1957 年生，一个 1963 年生，加起来 130 多岁，站在画前却像两个孩子，争论一幅画该怎么落笔。

“这批作品是我从加拿大回来后刚画的。”江云祥用宜兴口音的普通话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几十年画下来，花鸟上我服徐青藤、八大山人、齐白石；人物上我服石恪、法常、梁楷。我的画都从他们身上生发出来。”

笑阳接话：“你走到这步，从这几个人身上吸收了什么？又跳出来什么？”一问就是一上午。从南墙新画到八面来风堂长茶桌，茶续了三回。

从壶到笔：江云祥的两次转身

江云祥，1957 年生于宜兴丁蜀镇。他说自己“先是画画先生，后来才做茶壶”。“我 7 岁开始练习写字。”据他回忆，“那时陶瓷厂里，会写会画的人以后能在花盆上刻字，算一门手艺。我母亲做花盆、砂锅，我从小帮她打泥片，泥性特别熟。后来紫砂壶热起来，我就顺理成章做了壶。做壶时也没停笔，空下来就画画。”

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宜兴紫砂最热的时候。江云祥记得，1990 到 1993 年，台湾同胞直接堵到家里等壶。可就在壶最抢手时，他突然停下，不做壶了。“做壶实在太难受了。”他说，“它把你的性格框在固定形式里。技术要磨得越来越细，买家也越来越欣赏精细，把你的艺术天赋框住了，你会很痛苦。而且紫砂壶窑在宜兴、泥在宜兴，你走不掉；画笔不一样，走到哪儿都能画。”

笑阳在旁边补了一句：“他这是从工匠里杀出来，回到文人画了。”

江云祥做紫砂壶受过正经训练，早年顾景舟都指点过他。但他骨子里不是工匠。他年轻时在宜兴文化馆，看到报纸上徐悲鸿、吴大羽、吴冠中、钱松喦都是宜兴人，“名人在全国画坛数一数二”，再往上追到宋代梁楷、石恪、法常，“他们的画更符合我内心的东西，有一种心心相印的感觉”。

他后来说得很坦白：“我特别喜欢古人。”这话听着狂，细想却是另一层——同代人见得到、聊得上、拆得了台；古人隔着几百年，你只能把命搭上去跟他们论笔墨。



江云祥(右)和笑阳

后来他去了北京，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陈绶祥的名家班。“朋友介绍了两位老师，其中一位就是陈绶祥。我翻了他的书，美术理论打动了我，就报了班。名家班从根本上转变了我的画——他帮我们梳理了中国画是怎么回事、什么是好画。”陈绶祥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“新文人画”运动首倡者，1989 年在中国美术馆办第一届新文人画展，之后连办十届。江云祥进这个班，等于接了正统脉络。

学气不学形：江云祥绘画的破与立

看着南墙那排新画，江云祥说“基本是在徐渭的基础上，加上自己的想法画出来的”，但他又摇头：“徐渭的东西很难学。他太厉害了，你一动笔，别人就能看出来——你在学徐渭。”笑阳问：“那你怎么走出来？”“我现在画他们的气，不画他们的形。”江云祥指着墨色淋漓的花鸟，“他们的笔墨我留下，心里那个委屈、那个疯，我不要。我学他们的气，不学他们的形。“

人物画上，他服的是南宋梁楷——减笔泼墨人物的开山祖师，五代石恪——性格粗豪、笔墨纵逸，还有宋僧法常——水墨清淡、意趣简远。“梁楷那种泼墨，前面没人这么画；石恪那种桀骜，后面人学不像。我这几年画人物，基本是从梁楷那边过来的。”

他走到另一张画前：“你看这张，支撑的东西都删了，线条也拿掉了。古人画鸟是鸟、花是花、人是人，我把边界打散——鸟比人还大，花和石头连在一起，树不画具体，画具体就抢了人物的戏。你说它是云也行，是树也行，我自己心里舒服就行。”

笑阳凑近看：“你这批东西，用墨、用色、造型，全在拓展。”

“应该拓展。”江云祥说，“徐渭当年那样画，前面没人这么画；梁楷泼墨人物，前面也没人这么画。到了我们这代人，知道他们了，怎么办？要在自己混沌、无形的时候再创造。没有他们的笔墨，我们是乱画；全照着画，步后尘，难成大器。”他又指了指另一面墙：“齐白石我也服。但吴冠南讲过一句公道话——齐白石是天才，问题在于迎合大众审美。他要生活，不迎合就会饿死。中国过去的画是‘富贵艺术’——不考虑吃饭穿衣，才能画出心里的真实东西。”

陶都沃土，养出笔墨气韵

宜兴，一座江南小城，画坛出过徐悲鸿、吴大羽、吴冠中、钱松喦，陶艺出过供春、时大彬、陈曼生。江云祥说，小时候在陶产区丁蜀，往花盆上画花鸟、茶壶上刻竹子的，都是他的老师。“我经过一个厂，看工人写标语，就能站那儿看半天。那时候想，长大了我也要这样。”他少年时练字，没有桌子，在缸盖上写，用毛笔蘸着水缸里的水写；蜡烛烧完一根又一根，烧到锅干都不知道，“那时真的入迷了”。

（下转 T03 版）